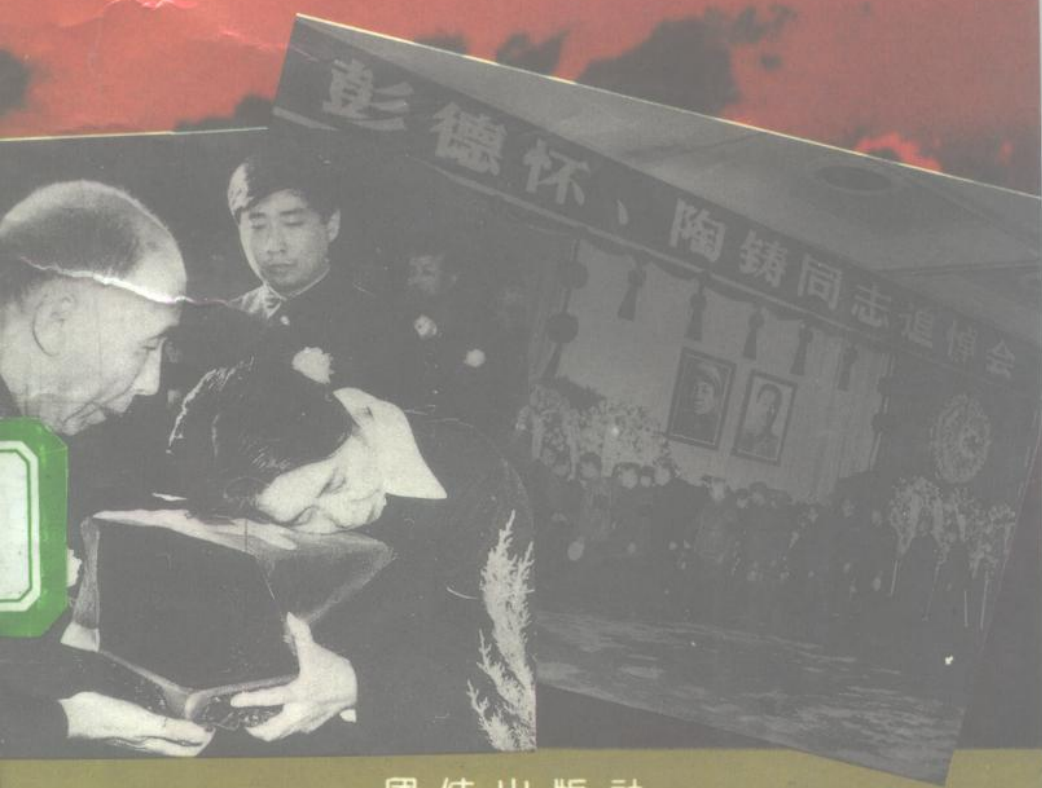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大冤案与 大平反



团结出版社

•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

大冤案与大平反

马志刚 编

团 结 出 版 社

新登记号(京)174号

责任编辑:丁 力

版式设计:毕 燕

大冤案与大平反

马志刚 编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京辉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2.5 字数 32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1—712—2/I·122

定价:9.80元

目 录

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刘少奇“文革”蒙难记…………… (1)

- 伟人之间出现裂痕
- 中南海内神秘行动:张春桥密见蒯司令
- 国家主席被扣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 偷偷火化的遗体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里…………… (59)

- 世道艰辛,但总书记有一个温暖的家
-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 邓朴方的患难之交

邓小平 1973 年复出始末…………… (67)

- 周总理的两个大难题
-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

● 王洪文扣压毛泽东指示

陶铸上京蒙难记 (77)

● 站在刘、邓一边

● 工交座谈会上的搏斗

● 怒对江青

● 与夫人生离死别

“彭黄张周”冤案记

庐山风波 (101)

● 毛泽东提出 19 个问题

● 彭元帅上书

● 庐山风云骤变

● 冤哉!“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最后岁月 (127)

● 毛泽东约见彭德怀

● 元帅被揪回北京

● 韩爱晶武斗彭德怀

● 小爬虫在爬,大将军被压

“文革”前夜的沉冤

彭真在“暴风雨”前夜…………… (139)

- 吴晗听到风声
- 江青力荐姚文元
- 彭真说：吴晗同志没有问题
- 丰泽园内运筹帷幄

罗大将军蒙难记…………… (163)

- 大将军坐在箩筐里挨斗
- 陷人死罪的遗言之谜
- 背靠背的高层斗争会
- 特殊磨难

冤狱中的陆定一…………… (187)

-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秦城特囚
- 严慰冰怒斥林彪
- 刑讯逼供的 10 天
- 不堪回首的 13 年
- 1978 年，老人还被关押

“三家村”奇冤…………… (212)

- 凭空捏造的时间表
- 姚文元的大批判
- 冤狱遍布全国

“二月逆流”冤案始末

怀仁堂事件纪实…………… (222)

- 天下大乱
- 周总理流泪了
-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中央碰头会上
- 4个元帅、3个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拍案而起
- 谭震林豁出去了：五不怕！
-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整老帅们黑材料
- 康生怪叫：这是政变预演
- 中央文革架空毛泽东
- 忠贞老帅心
- 毛泽东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

“六十一人”集团冤案

精心炮制的大冤案…………… (250)

- 薄一波横下一条心：坚持真理

- 中央领导竟被红卫兵绑架
- 审讯者拳打老人
- 中国最会整人的家伙：康生
- 薄一波上访中南海
- 刘澜涛被押解进京
- 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囚秦城
- 屈死之魂
- 粉碎“四人帮”后，冤案仍不得平反
- 邓小平批示：冤案必须处理
- 胡耀邦亲自抓平反冤假错案
- 《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
- 党中央为受迫害致死者举行追悼会

薄一波谈出狱的经过…………… (284)

- 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
- 拘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
- 反对“反省政策”
- 宪兵三团派人打进“反省院”
- 北方局决定：履行手续出狱

- 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潘扬冤案

扬帆冤案始末…………… (300)

- 坐了 25 年冤狱
- 神秘来客
- 罗瑞卿左右为难
- 夫妻相见不相识

“潘扬事件”的真相…………… (342)

- 饶漱石连累潘、扬
- 因是“30 年代文化人”得祸
- 康生抓特务，抓到扬帆头上
- 新四军“黄花塘事件”
- “二六轰炸上海”案
- “黑线头目”名单

不低头的戎马大元帅

贺龙被害内幕…………… (353)

- 毛泽东约见贺龙
- 贺龙找林彪征求意见

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刘少奇“文革”蒙难记

东方震

一个亘古少有的骗局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一个“史无前例”的冤案留在被几个丑类粗暴地扭曲、涂抹过的共和国史册上。而他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了，据以作出上述决定的，则是耸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他慢慢睁开双眼，想环顾一下自己置身的这块天地。眼前，迷迷蒙蒙，看不清这混沌的一切。他努力调整视神经，依然恍恍惚惚、扑朔迷离，只见眼前又晃动起一个个黑色的斑点。蓦地，他清醒了，立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一年多了，他每天都同这些“黑色的斑点”同室相伴，不知多少次被它们刺得心痛如割。谁能设想，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囚禁着的却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

这一天是1968年11月24日，他的生日——70岁了，按照孔子的说法，本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而他此刻却病魔缠

身，孑然一身，瘫痪在床了。他对面那些“斑点”，就是那句早已被世人喊顺了嘴的口号：“打倒刘少奇！”咳，不用再“打”了，如今，老人已经倒下去了。

屋子里标语内容的演变，是窗外那个大千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这位与世隔绝的老人，一年多来只能从监护人员训斥他的调门和那“黑色的斑点”的用语变化来窥测那场席卷整个共和国的“史无前例”的“政治飓风”的动向。他从来不曾留意过自己的“寿诞之日”。多少年来，生日这一天对于他只意味着加倍地工作，这是他唯一感到惬意的“祝寿”方式。然而如今，70岁，在这个标志着“古稀”的年岁里，他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但失去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更出乎意料的是，恰恰在这一天他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五内俱焚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上，他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了！而据以作出上述决定的，则是耸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翻开那个使我们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决议原本，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1968年10月30日通过”。但是，历史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偏偏在决议通过了整整24天之后，直到11月24日，才让当事人知晓？宣判政治上的“死刑”，是十分颇为时兴的说法，然而这“死刑”与生日之间，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那双昏花的老眼终于从那晃动的“黑色斑点”上辨认出那横加在歪斜的“刘少奇”名字前的三个罪名，老人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外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齐爆发了——血压高压陡升到260，体温骤然高达40℃。他心中象火山一样燃烧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煎熬，但他一声不吭；他不再紧闭双眼，而是圆睁怒目，决眦裂眦般地盯着那足以令他遗臭千古的“恶谥”。从此，这双眼睛成了他向这个世界敞开的唯一一个宣泄

内心怒火与不平的心灵窗口——从此，刘少奇一言不发了，连生活和治病用语也不说。沉默，是他所拥有的最后一点抗议的权利！

从此，一个最有资格向这个纷乱的世界昭示真相的人，被永远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于是，成堆的谎言被贴上了在这块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最大权威的红字标签，传遍全国，传遍世界——9 亿人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国家主席”，没有经过任何符合法律程序的罢免，便被打倒了！

整个民族都在注视着这一非同寻常的变故——人们在思索，在疑虑，在焦急，在抗争；然而，更多的善良而虔诚的人们却在真心实意地欢呼、庆祝，用锣鼓和口号（那个年代最走红的一样东西）来表示内心的喜悦——我们党终于挖出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许，从此以后，我们这多灾多难的祖国会走向安宁？

一个亘古少有的骗局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一个“史无前例”的冤案留在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那一页被几个丑类粗暴地扭曲、涂抹过的共和国史册上，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和不幸。马克思早就说过：“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是的，当十多年前这令人羞耻的一幕终于结束之后，历史经过痛苦的沉思和反刍，终于象雄狮一般冲出了封建传统和极左浊流的羁绊，昭示出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 20 年前，重新走进那个连空气都散发着灼人热浪的年代，看一看一位巨人，是怎样被“文革”的恶浪吞没的吧！

第 一 章

196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令人难忘的特殊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洋面上，经过了复杂而激烈的涌动之后，终于掀起了冲天的巨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8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写出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立即使人们悟到了所指何人。

党的领袖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向自己的副手提出责难。这种斗争方式本身就表明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反常。这似乎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当那灼热得令人迷惑的热浪，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冷却之后，我们不得不在进入文章正题之前，先用一部分篇幅，回过头来，冷静而客观地审视一下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力图去寻觅那确乎很难分辨清晰，然而又无法回避的历史的轨迹，去探索一下这两位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产生深刻分歧的原因和源头。

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是湖南同乡，早在1922年，他们就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同志被诬为苏区右倾代表，刘少奇则被诬为白区的右倾代表，一起受到了无情的打击。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我党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使他们成了革命的战友和同志。以往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但并没有在老战友之

间投下明显的阴影。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刘少奇也是赞成批判左倾的，但由于彭德怀同志上书主席，批评了“大跃进”中左的偏向。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结果，会议中途转向了批右。刘少奇也只好随着转向。到了1962年，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了。这个裂痕的焦点，便是毛泽东同志视为我党对马列主义重要发展标志的“三面红旗”。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倾”。

“三面红旗”是50年代末期的产物。对此，刘少奇是赞成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返回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湖南家乡进行调查。农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惊和伤心。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荒芜，人颜憔悴，“卫星”上天，“五风”卷地，可人们却饿了肚皮。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思。他来到了医院，看望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骨肉乡亲；下令解散了公共食堂；他得知花明楼的许多乡亲住房被平调、被拆毁，立即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解决社员住房的紧急措施，并把几户最困难的群众安排到自己的旧居去住，甚至连陈列用的桌子、凳子、炉、锅等也统统分给了乡亲们……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并特别提出：“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同毛泽东的观点不尽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是“自然灾害”为主，“三面红旗”是不容怀疑的。他认定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此后，党中央着手恢复经济，刘少奇鉴于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并与周恩来一起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经济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时，中央还采取政治措施，对自1958年以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进行重新甄别，予以平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不满意的，认为是刮了两个风，一是单干风，二是翻案风，这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严重问题。

于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还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此后，“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开始了。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客观地说，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讲话和指导运动的具体作法也是很左的。而这只被毛泽东认为是“形左”，那么“实右”呢？这就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了。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同志又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终于激化了。

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许多一般工作会议他并不参加。但这次他不仅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的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领导人讲话时互相插话，本是司空

见惯的事情。然而，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了，更何况，他早已认为刘少奇是右倾路线的代表……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带来了两本书，面容严峻地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结果，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纠正“四不清”作风，变成了党内阶级斗争。

尽管刘少奇后来对不够尊重毛泽东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却并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心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以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这就成了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直接动因……

《炮打司令部》的发表，象巨石入水，激得浪花四溅；象一声霹雳，唤醒了蛰伏的毒蛇。领袖的一个错误，被一伙钻进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的蛀虫利用了，他们互相勾结，配合默契，以一种阴谋家、野心家所特有的阴险、狡诈、毒辣，导演了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剧。现代迷信，使偶像冉冉升空，却令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主人”去顶礼膜拜，借着那香火缭绕的雾瘴，青面獠牙的人面禽兽，却隐去了真形，一个个成了最最“高举”的“护法神”。文攻武卫，使一片片绿洲变成沙场，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于是，和平被枪弹洞穿，民主被战火焚毁。狂热与愚昧汇流，无耻与权欲结缘。谎言冠冕堂皇地占据了神圣的殿堂，真话便被锁进了心灵的枯井。于是，诬告成为时尚，暗箭化作“鸣镝”，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到山乡，“牛棚”遍地，冤狱泛滥，到处都有私设的公堂。黑材料从棍棒与皮肉的碰撞中产生，却被成批地塞进那标志着人的“价值”的档案；伪证在血与火的浸染中炮制，却

被毫无顾忌地用作了足以决定生杀予夺的政治天平的砝码。看鬼蜮横行，看沉渣泛起，看疾风之劲草，看板荡之诚臣，看顽石中之美玉，看烈火中之真金，看幻化成精的虬髯如何撼倒一棵棵参天大树，看得志的中山狼如何猖狂吞噬那一个个挂地擎天的开国元勋……

二

不知哪位将军说过：“只有前胸中箭的才是英雄，背后中箭的必是逃兵。”在刀枪对峙的两军阵前，这话确实精辟。但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不鲜见的事实：常有一些真正的英雄，没有在来自敌方的飞矢中倒下，却被发自自己营垒中的暗箭从背后射中了。

刘少奇，这个在反动派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的老革命家，此时正矗立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甚至并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黑手正对他拉满了弓弦。他真诚地反省着党所指出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尽管痛心，但却正视着“群众运动”带给他和他的祖国的这场动乱……

两个月前，那张震动全国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突然发表，两三天之内，北京几乎所有学校的党组织都瘫痪了。正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对这突发的变故十分慎重，他在观察：运动正在逐步升级，学生冲在最前头，学校乱起来了，不仅校长、书记们被批斗，连许多普通教师也受到冲击，有的被整死，有的被逼自杀……形势逼人，举棋不定就意味着放弃对运动的领导，他不能放任自流。电话，一次次打到杭州，向毛泽东请求汇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他当机立断，与邓小平一起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却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刘少奇返京，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后来成